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二月丙辰詔吳泰伯廟以至德為額先是知蘇州黃履言吳泰伯以禮義變蠻荆之風今廟貌雖崇而名號未正故有是詔 詔商賈許往外蕃不得輒帶書物送中國官

丁巳詔溫國長公主下降日皇太妃送至第外命婦免從占城國首領表言應大朝討蕩交趾乞率兵協力掩襲時以占城交趾有舊怨交趾見今入貢不絕臣節難議興師令學士院候將來降占城國勅書依此回答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竊聞以左朝議大夫魏廣為徐王府侍講除命既傳人言未協訪聞廣齒髮雖高行治不著碌碌無可言者或謂其稍擅辭藻而每有投獻以干貴位審如是其無老成自重之風可見朝廷方欲

謹選厚德而近時由王府官者又多進拔如廣常才遂
為此官搢紳之論所以為未協也伏望別選清望重德
之士以輔賢王右正言姚勔言竊以王府侍講宜用經
術文學履行修潔之人以充其選今廣人材猥下學問
空踈但以自來浪游市廛熟諳邪徑慣習里巷羣小之
事既無行誼可稱亦無經術可取所為凡惡豈堪勸講
之官伏望特寢成命以協公論廣尋改軍器少監

改軍器少

監在三月十八
日今并書之

己未禮部郎中葉祖洽知海州先是右正言姚勔再劾

奏祖洽而御史亦言祖洽貪鄙無狀淫縱悍妻薄於事

父不可令汙省闈故也

舊錄云御史言祖洽貪鄙凡下廉節不立不可令汙省闈故有

是命按元祐密疏右正言姚勔言祖洽兩章其一乃六年十二月三日其二乃七年正月十二日叙祖洽貪鄙無狀不持廉節厚於妻妾薄於事親等節目極詳但辭多猥俗不足具載却不見御史姓名今別修如上

詔沿邊諸路遇差總管統制軍馬出入許依例以走馬

承受使臣一負從軍 樞密院言諸路探報多不實緣

賞輕無以激勸欲令陝西河東經略司各以本司封樁

或軍資賞錢物給充探事支用其沿邊州城堡寨將副
舊得支用者亦約數均給若探報有功或報不以實並
量事輕重隨宜賞罰事理極重合從朝廷賞罰者奏聽
指揮從之 刑部言兩犯贓罪杖各經勒停若與一犯
人同期叙用輕重未稱欲乞兩犯正入已贓罪杖並經
勒停於初叙用期限上展二期叙用武臣準此犯在今
來展期已前者聽依舊法從之

庚申權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銅鐵錢界首輕重不同

欲乞以興州銅商虢州黑錫運至陝州鑄錢監每年鑄錢且以二萬貫為額應副陝州及陝右兩驛支遣及換易鐵錢使用兼銷減得商虢州積下黑錫從之

辛酉太府少卿祕閣校理王古為祕書少監少府監晏知止知潁州右中散大夫陳紘為少府監左中散大夫程嗣恭為太府少卿左朝議大夫李之紀為屯田郎中左朝請大夫劉淑為祠部郎中先是環慶路經略使章崇奏準元祐七年正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章崇奏

檢會樞密院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下劄子付
逐路帥臣處置邊防機要畫一事件數內有與臣到本
路後行下約束條目大意雖同而其間措置小異合具
奏稟臣竊謂西賊狡獪未敢專執施行伏乞朝廷詳酌
指揮樞密院勘會昨降下御前劄子大槩令諸路遇賊
併兵入寇堅壁清野俟賊氣惰覓便掩擊今來所奏本
路已行約束事件除係隨機應變自繫帥臣處畫施行
外省詳西賊既舉大兵入寇即本地分漢兵自是衆寡

不敵若令將寨官分領人馬據險觀望竊慮西賊探知底裏先遣輕兵散行打劫誘致官軍向前接戰別發重兵併力拒敵或扼截元駐兵高險歸路萬一官軍勢力不加又節制不得入城未審令出戰兵馬如何退避或相持累日賊勢未散不悉兵食如何廩給如此是與不是堅壁之計兼一路帥府去邊面地里各有遠近若放令賊兵粘綴直至帥府城下會合重兵則恐將官使臣等承此節制之後遇賊入寇觀望避事不肯向前惟務

退却至帥府會合不惟被寇地分闕人出戰兼使近裏
籬落必遭殘害又有去帥府相遠地分將副可與不可
亦令至帥府會合劄付臣更切詳審前項事理從長講
說十全利便措置施行仍具已施行事將入急遞以聞
於是縈復奏臣契勘近準朝旨十月十八日詔當考日準擬西人恐
大舉併兵前來作過但能堅壁清野保守城寨無虞已
為全勝臣竊謂往年賊犯鎮戎軍及去年侵略河外非
不堅壁清野而民被塗炭不少此已然之事兼熙寧年

西賊侵犯慶州攻圍沿邊九處城寨是時兵將束在城寨勢不能出致賊分遣輕騎入近裏剽略更無忌憚竊恐今日已後將兵既堅壁居內盡遭圍閉無由得出外復有長驅深入之患臣遂申請上件事理况本路並邊一帶山谷深阻最得勝勢今簡閱諸將次等兵馬分擘在諸鎮城寨充守禦將精銳人馬出戰差定將官統領如遇西賊入寇即令出戰將官帶領人馬出城亦不使便當賊鋒令逐將與使臣蕃官分領人馬擇利駐劄高

險遠望即不聚一處賊馬追逐又令引避使賊知官軍
戰兵在外豈不慮山險之處各有伏兵欲攻城則畏腹
背之患欲鈔略則官軍隨其所向出奇設伏覓便梢擊
何由敢散行打劫欲戰則或引避或據險而不與之爭
鋒何由得誘致扼截此蓋正慮賊以大兵入寇衆寡不
敵所以須合令戰兵分布在外使彼深入吾地戰則不
能攻則不敢鈔掠則無獲不過三兩日自當引去緣出
戰人馬所齎乾糧自可以支十日就使未退我為主彼

為客我軍既在村野固不憂食彼合則諸將之兵得以
伺隙而擊其虛彼分則險要地利莫非官軍先據可以
坐待其老大抵戰兵在外則守兵乃敢堅壁如外無戰
兵而但務堅壁則長驅深入一路均被其患臣之所慮
正以為近裏籬落計也且將官在城寨中有畏懦之人
則可託以遭圍閉不出兵觀望避事若其在外雖怯懦
之人無以為辭况今所差出戰將官並是選閱膽略可
委之人其所以令抽那退避直至帥府與重兵會合止

謂萬一有須至如此令相度事勢而為之非謂一槩並
合如此兼被寇地分衆寡不敵雖將兵在城豈暇出戰
况本路環慶州沿邊近裏城寨共約三十餘處假令賊
舉國併力入寇本路度賊勁兵不過二十萬衆分兵盡
圍城寨則大小相除每城寨不滿萬人官軍既在外而
賊兵每處雖滿萬人豈敢公然深入寧不慮官軍躡其
後若不敢盡圍則諸將之兵自可互相應援賊既見官
軍散布要害自不敢深入就使賊敢深入正墮我計中

據險邀擊絕其歸路可以鏖殺使無噍類彼既腹背不支自當殲潰何暇更肆剽略豈非十全利便今準前項朝旨緣此止是約束將官大略其餘纖悉臨機措置臣見更從長講議施行次黃貼子堅壁清野蓋自古良將禦戎之策然不可以只循一軌使賊知我無變通之路反為賊所制伏見元祐二年內鎮戎軍遭圍閉十一將兵盡在城內蕃衆擄掠三百里以上如行無人之境所幸者賊不相知虛實若更深入擄劫則害尤大蓋官兵

盡在城內無以制之及其將去也於所劄寨內如常日
燒起煙火量以兵圍守一夕而遁城中比知賊退已是
第二日出兵前去追襲不見一人一騎此專用堅壁而
外無兵將已試之驗去年九月內犯河外大率不異於
此又慶州係帥臣所治今契勘慶州見管土軍客軍六
千餘人又差在諸縣巡檢下并在城寨坐諸官員當直
盡在六千人數內邠寧耀州下番人兵共四千人若除
留逐州及將東兵緩急別添與沿邊城寨充守禦外不

滿五六千人共屯在近裏籬落豈不慮西賊長驅深入之患若只用慶州所屯兵馬可以差出不過三四千人豈能捍禦西賊所以令沿邊將分抽摘下出戰人馬以漸退避與帥府人馬會合應援聊以張大聲勢爾若按事勢須帥府屯宿重兵方能表裏相應所以累奏乞添一兩將軍馬至今未蒙朝廷施行伏乞照會又如遇西賊大舉入寇雖將沿邊部族人口及將兵盡行收入城寨止是邊寨為堅壁清野之計况近裏三二百里之內

居民盛密若預行起遣則必須勞擾驚疑若不起遣又緣近裏更無重兵應援所以將沿邊兵將分布出戰守禦假如一寨有兵萬人最患者無外人照望不知賊兵進退就使賊兵引退亦須詳審探望方敢出兵又城內之兵據其城門只可並行人馬拽兵萬人須及半日以上方可齊集前去追襲賊兵過界遠矣豈能害賊又勘會熙寧三年內西賊侵犯本路攻圍城寨亦如元祐二年入寇鎮戎軍之比

七年二月八日凜奏此
今附本月日要當刪修

卷四百七十一
壬戌樞密院言熙河路遇西賊於別路入寇本路合出兵牽制緣蘭州限隔大河緩急濟渡有無船楫曾與不曾豫計置以備緩急欲下本路經略司勘會如別無準備即疾速計置從之

甲子成都府路轉運司言簡州進士鄧宗古閭里稱孝親歿負土累墳甘露頻降生事死葬始終一節乞賜獎諭詔賜絹二十四匹 詔武臣丁憂者見任管軍處或充路分總管幹轄都監知州縣城關使縣尉都監寨主監

押同巡檢巡檢駐泊巡防駐泊及管押綱運大使臣係
軍班換授小使臣非蔭補并武舉入官者及差使借差
並不解官內係緣邊任使并押綱者給假十五日餘一
百日其應不解官而願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
朝旨外聽之

乙丑詔編修樞密院條例官就編經武要略初熙寧中
樞密使文彥博等言請置局編修經武要略自國初至
熙寧四年功未畢而罷至是復命官編修俾終其事

詔今後府界諸縣手力本等合差戶空閑不及三年者
以助役錢募人充應依本役年限候滿日有空閑及三
年人戶即行差罷 制置發運司言兩浙路每年合發
額斛各準朝旨將五十萬石折納見錢並令收買金銀
綉絹起發候至年終收買支錢不盡即據剩錢起發上
京欲乞應有椿下折斛錢並不得別作借兌支使從之
丙寅溫國長公主進封曹國長公主 陝西河東六路

經略司各賜錢五十萬貫

政目十四
日事常考

丁卯權陝西轉運使李南公除直祕閣 引進使嘉州
防禦使權樞密院副都承旨李綬為隰州防禦使罷副
都承旨以忠州團練使曹誦代之 步軍都虞候信州

團練使定州路副都總管劉斌權同管勾馬軍司先是
樞密院以步軍副都指揮使劉舜卿卒環衛闕人欲進
補先奏知太皇太后曰更有闕皆多時不補亦不妨否
將相非小事豈得容易王巖叟言祖宗以來三帥不曾
闕兩人蓋殿帥若闕難為從下便超補今姚麟是殿前

都虞候合陞作步軍副都指揮使又劉斌本以不才令
出今不得已却欲召入令與麟相兼管從之太皇太后
又言管軍須是有邊功衆人所服方可巖叟對曰臣等
所遷即此等人陛下如此重名器甚善然合用者亦須
迺遷進之令就近緩急方得使若大段疏遠亦難應用
太皇太后曰須要擇人對曰非敢超躡亦止欲循次稍
進耳 詔官軍出塞募能發掘西賊窖穀將官驗受分
給人馬充食糧每斗支錢一百五十文足馬料每斗支

錢一百文足並給係省錢 樞密院言勘會陝西緣邊見各有緊切控扼賊馬道路以自來夏國講和未曾修建堡寨今既絕彼貢奉可以乘時踏逐地基修築奉聖旨令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略司疾速選官帶領合用人馬親詣漢界及並漢地生界內選擇形勢要害堪作守禦寨基去處先據漢蕃地內緊要處選定兩處約度每處城圍地步大小并去見今城寨四至遠近著望去處及多少月日可以畢工子細畫圖開說聞奏仍先行計

置一處合用樓櫓材植物料等百色名件應干支費錢糧候見實數具狀聞奏所有興工下手先後月日即聽

朝廷別降指揮

此據章崇奏議乃七年二月十四日指揮當時遍下諸路即實錄所刪取者今

具載本文仍以實錄附注於後詔陝西河東並邊今夏賊自絕宜乘時進築擇形勢要害可作守禦城寨每路先選定兩處約具城圍大小役工月日及所去旁近城寨四至遠近繪圖開說仍先計置一處合用樓櫓材植物料應干支費錢糧實數以聞其興工先後月日即聽朝旨玉牒云二月詔以夏人自絕命陝西河東路集築

即此月十四日詔也

後六日樞密院言竊慮諸路所遣官不量事

勢緣此深入賊境却致落彼設伏姦便詔逐路經略司

除漢界寨基依前降指揮外止作本司意度嚴緊約束
所遣官如入生界踏逐仰只於並漢界側近去處相度
地利按視選擇即不得輕易深入此亦據章案奏議乃
二月二十日指揮今
并附十四日後月末議禁
汝遮五月定遠城畢功

己巳樞密院言近涇原環慶路經略司以邊事未寧乞
增置部隊將已降指揮每將權各增一員部將令經略
司奏差隊將令吏部選候邊事息日罷從之廊延秦鳳
熙河蘭岷路準此四月丁巳可考

庚午詔將來納后令禮官將近降六禮儀制等送學士院參詳修定合用辭語

辛未殿前都虞候威州團練使姚麟為定州觀察使充

步軍副都指揮使從樞密院所進擬也

見十四日

壬申詔溫國長公主進封曹國更不行冊命之禮令學

士院降詔從其請也

乙亥曹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韓嘉彥後二日同知

樞密院事韓忠彥奏事已留身曲謝因乞避嫌遂出就

私第尋押入視事如故

丙子詔以隰州為次邊以本州言所隸上平永寧兩關
俯逼西界經久備禦不可緩故也 先是內降付三省
樞密院皇太妃兄西京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朱伯材特
除遙郡刺史依舊帶御器械又皇太妃姪寄班祇候左
侍禁朱孝孫特添差幹當右驥驥院候任滿更不補人
呂大防等皆以為不可及進呈大防曰此雖特恩要之
無名將來納后禮畢以非常之慶施恩於外家差似有

名况亦不爭數月事今先與之至時更與則重疊不與
又不近人情太皇太后曰亦嘗語太妃以無例不可行
雖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家俱不可也既不得已遂降特
旨大防曰不如待數月間庶幾有名於事體為允太皇
太后曰且只外面收却文字大防等皆稱善既退樞密
院奏事太皇太后又宣諭曰適已說與三省為朱伯材
轉官事將來溫國下降所生母合轉一官今太妃無官
可轉回授與親弟除遙刺亦似有名韓忠彥王巖叟曰

如此尤穩便太皇太后又曰此須是邊上有功方合除
忠彥曰名器當重惜嚴叟曰朝廷推恩常務有名自然
人服退見三省曰太皇太后宣諭更有一意以納后推
恩外家無故事不欲高氏亦預耳其盛德如此於是伯
材孝孫二除命皆寢

據此已云二除皆寢而伯材於丁
丑獨加榮刺蓋伯材但以曹國下

降太妃回授恩不
用前批特旨也

丁丑西京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朱伯材加榮州刺史以
曹國公主下降推恩也

龍川別志伯材奏
門客事在九年

京西路轉

運司言河陽南北岸年例脩河椿木石並是支本司見
錢名人戶中賣候料降春夫依舊於南北路料出免夫
錢撥還工部看詳河陽本造石堰以代木岸即無二堰
並設之理若令作石堰即當回改木岸工費克用從之
詔都水監於稍慢地分內減罷都大兩貲却奏差大
使臣兩貲令通容提轄管勾南北兩丞地分栽種穿杓
榆柳其不係栽種穿杓月分仍兼提舉照檢兩丞埽岸
收買物料及沿河勾當

已知詔勿受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乞外任章奏

庚辰環慶路第七將折可適統兵八千九百餘人入生

界討蕩韋州監軍司賊衆斬首七十級生禽四人獲馬

牛羊駱駝等凡二千一百三十餘口

此據章崇
奏議增入

辛巳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司言于闐國進奉人三番

見在界首內除達斯滿楞伊肆昌斯吉一番已準朝旨

特許解發外今來兩番進奉人緣已有間歲許發指揮

欲只令熙秦州買賣訖納回本蕃從之
詔環慶等路

經略司如遇事宜合要勾抽保甲守禦先欠以緇重人
僨那應副如尚不足即於第四等以上戶兩丁內差仍
祇得於鄰州充役 先是游師雄乞自蘭州李內彭東

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道渭寨之間建努扎納克密聚卜結隆

三寨及置護耕七堡以固藩籬

此據張舜民誌游師雄墓云秦疏不報考范育

參詳狀則非不報也
不知舜民何故云爾

穆衍又乞於智固勝如二壘之間

城李內彭以控要害及言納克迷努扎淺井隆諾特皆宜起

亭障以通涇原之援

此據穆衍墓誌及本傳

詔以師雄所言令范

育參詳范育言游師雄相度本路修築堡寨十一處數
內蘭州合修納克密寨大柳平努扎峽堡共三處通遠軍
修聚卜結隆寨一處係與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朝旨定西
城東至隆諾特堡中間及定西城西至李內彭中間兩下
各修置守禦堡寨一坐照護小堡子二坐共為六坐及
與本路措置利害並同外有通遠軍合修努扎寨一處
係與朝旨於努扎元踏地基上修一護畊堡子去處亦
同惟游師雄乞作七百步本路乞修六百步城圍小有

不司其存師雖相度到通遠軍今冬雪圖專錫古商
贊占蟾牟山堡等六處即與朝旨及本路相度到聚結
隆峴花川堡兩處地名利害委有不同臣今勘會昨來
本路建修築之議蓋為自蘭州已東至定西城自定西
城已東至秦州隆諾特堡三百里之間戎馬奔衝之地止
有定西一城外更無邊面藩籬之固賊可長驅深入故
極陳利害欲漸完城壘以捍賊衝以固邊勢幸蒙朝旨
采納乘去秋賊既聚復散勢未可集之時立詔本路趣

城定遠及令條畫諸堡寨次第臣謂朝廷留意邊防大計深中事機自茲本路遂有安強之勢足以制賊保邊息民有日矣臣是以累奏欲乘今春青草未生馬瘠賊兵難聚之時先修要害之城乘時量力不勞而集及更遵朝命省工減費貴於速就至今未奉朝旨臣已具後時乞候今秋或來春別乘機會修築聞奏去訖臣今再詳游師雄所奏有與本路同者五不同者六推原所以同不同之由蓋亦有說竊緣本路建議之始其說有四

其一據要害其二護居民其三相接應其四守信約如定遠之保金城扞熙州控大川努扎之基石硤固定西扼賊路所謂據要害者也定遠之衛康古智固勝如納克密之蔽裕勒藏六族聚卜結隆川之保弓箭手所謂護居民者也大柳平努扎峽花川東西在本寨之中所謂相接應者也智固勝如常設據有城郭居室定遠建於其內努扎在第二寨之南聚卜結隆川亦在諸巉之間其外皆弓箭手耕種之地以臣常建與夏人議乞以見今耕種

岷嶲卓望口舖為界故營度諸寨皆在其中非有涉於
賊境是本路所守無相侵軼信與直之道也又去年九
月八日朝旨不得將修移立堡侵出蔡駟齋出商量畫
界至之外此又遵依朝旨雖異日貸夏賊侵陵之罪而
與之分畫終持一定之議所謂守信約者也

蔡駟使陝西在六年

七月二十
十四日

凡此四者足以固藩籬保邊勢又不失全信義

以制夏人臣之區區實出於此臣又聞聚卜結隆川西人
語謂十八為聚卜結謂谷為隆盖言諸谷共湊一川爾故

游師雄欲每於賊馬出入之路據其要害建為一堡如此則聚卜結隆川一帶悉無寇患然其地多在一抹取直之外緣臣之議論遵於朝命不踰官守未免拘攣之失在其中矣若游師雄將君命圖利害不得不為朝廷極言而究陳之此所以有異同之論也然異時夏賊納款一切將循舊約則臣之前議無時而不可用若正其犯順干紀之罪一新大號則師雄之論乃邊防之至計若又能捨區區之守破拘攣之議則六堡之外蓋有不勞

而制賊者此又臣之不可得而言也臣觀十一堡寨之
議固有緩急大小其十姑置之則猶可已獨努扎之利
大言之則雖欲掃天都復會州定河南蓋不可不城者
也小言之則守已然之信約完一面之藩籬亦不可不
城也臣又嘗訪努扎之利蓋努扎既建雖其西不為納
克密三堡寨其東不為聚卜結隆川三堡寨止於未相照
應然猶可制邊患苟努扎不建則其西別建納克密三堡
寨可保護裕勒臧諸族又須於閃竿灘篤羅川一帶別建

堡寨三數以遏賊路其東雖建聚結隆川三堡寨止可
保護耕民又須如游師雄所議於賊馬來路建設諸堡
以制賊衝如此則功費益大守禦益多殆非據要易從
之術脫盡不為之則幸西賊無謀即已或姦謀一啟彼
且長驅數萬之師出石硤過努扎趨閃竿灘逕犯熟羊
涇源則熙州危矣據蟾牟山襲通渭過三岔分兵掠永
寧來遠直趨通遠則一路搖矣本路之兵分守三百里
邊面其勢不能合以禦賊奔命則勞守株則弊臣恐不

足以制寇此最本路之深憂臣所以夙夜皇皇饑不及
食寢不敢安經營板築之計冀朝廷之必從今既失其
時後日事機蓋不可必臣為朝廷守禦不能竭力必爭
就此大計臣恐他日熙河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愚不
勝憤懣伏望朝廷深計而熟謀之再念臣智識淺昧才
術迂踈猥當帥任固有不逮伏望朝廷選能臣體究利
害圖建長久之利庶幾不誤邊防大計

張舜民作游師
雄墓誌云自朝

廷棄西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服命公往視
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為我有六年夏賊寇

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拓土為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為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為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柵扎納克密聚卜結隆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於是王巖叟與呂大防等議進築柵

扎等堡巖叟以為自開熙河至今籬落未全故屢遭侵掠之患民不得安居邊臣力以為言數遣使按覆又皆以為當先柵扎次納克密等諸堡西方來者萬口一詞而韓忠彥以謂十年不作何害萬一版築之際為賊所梗

不能成功則責在廟堂大防初難之既而却令就努力
之地為小堡以問邊帥帥曰為小堡無益等為之不若
遂為守禦寨扼其要以絕後患又詰樓櫓材植凡一城
之費有無已備答曰有又詰曰雖備在何所答曰備於
其側某城某堡當使又以為言理皆切至巖叟請大防
早降指揮付其帥令伺便而作忽變議曰俟一作過一
進築以為懲艾巖叟曰今夏賊既負恩作過乘此可修
籬落以塞後患萬一年歲間來請和遂不復能作則是

自家籬落為他殘害壞却新籬落不曾作得一事無能
為復與之和受弊如故此可恨惜耳大防曰得彼和後
不作得亦不柰何蘇頌蘇轍以大防之言為然忠彥又
曰吾輩嘗罪王珪蔡確勸先帝開拓今彥霖乃亦欲開
拓巖叟曰非開拓也欲據險為自全之計耳不作良便
但在廟堂不與了却合了底事恐未免譏議

王巖叟爭
進築努札

等堡繫年錄在二月二十四日今附見月末十四日已
詔諸路擇形勢進築而巖叟二十四日猶有此言不知
何也今并游師雄穆衍范育論奏附見梁燾行狀云云
或附此然燾此時未執政為左丞在六月九日熙河請

築努扎等堡寨邊臣請漢先據則勝秦鳳帥又請為聚
卜結隆堡樞府請先治秦鳳其熙河所修皆西人必爭
之地未可築也尚書左丞梁燾曰治邊所以制伏敵人
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今乃先秦鳳而後熙河是緩
其所當急制勝必據要害以取形勢西人犯順數侵邊
境正當治築非無事時也此不可失之機會無可疑也
遂下諸路更不用以前畫定地界各據要害去處乘時
修築延安府李南公奏保安軍申夏國請貢衆言許之
燾以牒內不當引北界解和之語恐懷詐不誠未可遽
聽且使邊臣諭令退換牒文更伺其意如果效順誠實
不詐許之未晚持之累日未決會燾在告遂如南公奏
明日燾出至上前力陳自割棄要地一失之後羌人屢
犯邊內侮朝廷恩信不行威勢不立豈可今日更失處
置西賊既謂納款貢奉乃引北朝解和為端此最害事
恐開他日生事之漸不可不慮况北人從來未嘗豫西
事也願追止已降指揮且令退換牒文更使探伺誠實

之意事雖稍遲庶無後悔此注當移

是日門下省進

入八年正月去年十月七日可考

呈入流數

政目二十八
日事當考

壬午廊延路經畧使范純粹奏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權發遣涇原路經畧使謝麟等奏相度到牽制應援備禦利害伏乞朝廷詳酌指揮看詳前項所奏事理委廊延與環慶涇原逐路可與不可依此互為掎角奉聖旨從長講究經久利害聞奏者臣近曾奏陳諸路每遇探報緊急事勢稍大即預將內外邊兵團結部隊衣甲器械

各經探帶乾糧什物一一具備使人人自為猝行之計
西賊既聞漢界諸路點兵各有出討之勢賊必分兵拒
守雖犯一路自是賊勢已分纔遇他路橫烽報賊令探
甲東裝引至塞上於順便處駐兵以俟被寇路分文檄
之至况逐路經略司須於平日探知對境有無賊馬人
戶次第既得被寇路分文檄知賊所在若有利可乘則
固可深入討蕩借使無利可乘亦當出塞大作聲勢蓋
賊之精兵大衆必在所寇路分其別路對境所留之衆

勢必不重與之決戰理或不難則謝麟等所謂掎角之術在其中矣伏乞朝廷檢會更賜詳酌貼黃昔趙元昊引兵過渭州之東有長驅邠雍之謀是時先臣守環慶總引衆兵往援涇原賊乃退散自後朝廷遂立應援之法實用其策至元豐間因呂惠卿徐禧等措置邊防及朝廷議論遂令諸路不得應援雖有永樂之役臣是時奉使陝西曾有論列蒙降朝旨疏問不行至臣守環慶日元祐元年二月間再申前議兼陳牽制之利至於數

四方蒙朝廷再許牽援是年賊四十萬寇鎮戎而張之
諫以十一將兵馬閉關城中縱賊大掠環慶臣聞報之
日即遣兵二萬出塞三百里為擣虛制賊之計又別以
萬兵聲言五萬往鎮戎為援賊即解圍而去竊謂以一
環慶援隣尚使賊有後顧若每於防秋或探得賊中聚
兵之時令六路嚴兵作備纔聞一路有寇而五路皆出
則為利可知顧誠心為與不為耳乞朝廷深察

純粹七年二月

二十九日奏此
今附本月日

--	--	--	--	--	--	--	--	--

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三月甲申朔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
事左僕射呂大防奏曰臣側聞顧臨讀鹽鈔事臣敢陳
鈔法本末仰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
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

四十萬貫自鈔法之行始令商賈於沿邊入中見錢糧
草却於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一則人戶無科
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
四則物貨無般輦之勞五則運鹽減脚乘之費實於官

私為利上甚善之

張舜民云范祥領制置兩池解鹽經始鈔法初年歲課一百二十萬末年

一百六十五萬以謂鈔鹽利止此可矣或從而多取之則法必弊是以止於一百六十五萬其策不專為以鈔請鹽兼為飛錢爾今以百千之多移致他州已為重載易之為鈔則數幅紙而已於是禁絕私鹽沿邊置折博務設官吏賣鹽賣鈔本法專賣見錢不得允折斛斗客得錢不能致遠必來買鈔用是邊糴不匱鈔法通行迨

夫熙寧邊事稍動用鈔日增元豐初年賑濟饑民亦用鹽鈔自兩軍須國用無所不資商賈入京鈔價折閱於是金部歲出見錢三十萬貫以權之見錢不繼鈔價遂下紹聖水沴解池又失大利推原天時人事待會如斯深可歎惜也 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

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

此天下幸甚

丙戌環慶路經略使章梁奏

七年三月三日

本司勘會往年十

二月內有投來河東陷蕃婦人阿聲稱聽得西界人說

首領慶鼎察香道有達勒達國人馬於八月內出來打劫了西界賀蘭山後面婁博貝監軍司界住坐人口孳畜已具狀聞奏訖續據西界投來蕃部晒努通說稱達勒達國人馬入西界右廂打劫了人口孳畜不知數日本司未敢全信今又據捉到西界首領伊特香通說於去年閏八月內梁葉普統領人馬赴麟府路作過去來至當月盡間到達爾結羅有帶銀牌天使報梁葉普來稱達勒達國人馬入西界婁博貝打劫了人戶一千餘戶牛羊孳畜

不知數目其帶牌天使當時却回去伊特著即不知梁葉
普指揮事理本司看詳逐人通說並各符合夏國叛命
違天逆理宜取誅滅其西南則有邈川東北則有達勒達
皆其隣國今不能和輯而並邊侵擾此蓋天人共所不
容之效也兼勘會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犯順亦嘗遣使
嘉勒氏當時頗得其用蓋以外國攻外國古人之上策今
邈川既已懷服朝廷威德可使為用而達勒達獨以隔遠
未知嚮化之路今若於河東或邈川界求間道遣使至

達勤達陳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撫之使出兵攻擾
夏國以與邈川相為犄角則葺爾之國三處被患腹背
受敵彼知國中內外多事宜亦自折可使不日請命此
困賊之一端也伏乞朝廷詳酌施行貼黃乞體問夏國
委有恭順之意且無令遣使至闕委廊延帥臣先定議
論諸路先定疆界然後降指揮

丁亥詔復置滄州振武第六十七六十八兩指揮以五
百人為額詔諸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官除三路外餘

路並行減罷其職事令帳司官兼行諸路提刑司檢法
官發運司勾當公事官依舊存留其發運司管勾文字
存留官一員外并管勾糶糶斛斗官一員並減罷仍令
勾當公事官兼管勾糶糶斛斗 中太一宮使馮京為
太子少師依舊宣徽南院使致仕從其請也 殿中侍
御史楊畏言左朝奉大夫前權知和州孫賁初聞弟喪
式假內用女優飲會論刑雖輕犯義實重賁乃泰然不
以為非勘官倪本減裂殊不推究訪聞賁交結權貴助

之者衆恐非有挾不敢偃蹇如是伏望朝廷度情揆義
究其所存特賜懲黜以警在位詔孫賁特差替 是日

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檢院太皇太后
不許乃以為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
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
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
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得

復名

此據王巖叟日錄當考巖叟云頤竟為蜀黨所擠
蓋非平實語今改之五月四日頤尋醫此三月二

十二日吳立禮言四月十四日又言五月四日董敦逸言

駙馬都尉韓嘉彥除正

任刺史

政目初四日
事附見當考

戊子占城國進奉使良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木知突為保順郎將

己丑詔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官承務郎以上到任三年為一任與除正字選人並依太學博士條改官河東轉運使胡宗回舉走馬承受使臣馮熙再任內批出宗回奏云走馬承受使臣或其間以廉勤選令再任者

出自朝廷特旨非外官可舉胡宗回不知事體宜加戒飭施行是日樞密院進呈乞且放罪亦足以戒從之

御史中丞鄭雍言竊觀治古之君享國隆盛措世安榮未嘗不以人才為先堯之聖克明俊德舜之明咨於四岳禹勤求賢士湯立賢無方則夫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於此者恭惟皇帝陛下謙恭退託委任輔相而求賢養士之法似未及古今邊鄙幸無甚患設一方有警其可使帥方面者幾何人天下財匱黎民重困其能不傷財

不害民者幾何人河流未定議論不決其能窮利害省
民力者幾何人朝廷有大述作其能討論潤色華國者
幾何人凡此皆朝廷嘗有求而未得也頃司馬光建請
侍從之臣以十科舉士今其法雖存徒文具耳何哉朝
廷不以近臣之言為信近臣不以真賢實能報朝廷求
其得人難矣臣欲乞詔宰臣執政大臣各選賢能不限
人數以時上聞仍令內外從官待制以上約十科法隨
人才所長歲各薦三人內中置籍列所薦及薦之者姓

名以備聖覽每三省進擬間用其人陛下可以從中觀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毋為空文示以必信則陛下之臣皆用心於求賢而堯舜之治可臻矣

庚寅太常寺言看詳祭日謂之朝日祭月謂之夕月蓋朝者旦見之名夕者暮見之名言朝日夕月則祭祀之義可知故周禮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禮記曰朝日於東門之外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前漢賈誼亦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今太常寺格及太史局

選日晝日皆春分祀朝日秋分祀夕月各增加祀字今欲各減去祀字庶合古義從之 御史中丞鄭雍殿中

侍御史楊畏言知絳州安鼎到任表語涉誣毀乞行黜罰雍言鼎表叙述昨罷御史事內言欲請對則長官見排臣係御史臺官長見鼎語涉誣毀理當辨明昨因朝旨斷王鞏事臣與本臺楊畏安鼎同議王鞏事干謝景溫蘇轍外右僕射劉摯與鞏為姻家中外觀望隱庇鞏遷延二年餘而摯並不明正鞏罪合并論三人惟楊畏

以為當然獨鼎言鼎已嘗言蘇謝劉摯可後言之臣與
畏言議論既已不一即難以同對亦無排鼎之言况自
來言事官有所聞見各得論列亦不由官長可否豈容
臣獨得排鼎而言天高日遠無路可通益見欺罔鼎又
云肯附勢而廢職臣按劉摯不公事具如前後所奏其
殿中侍御史楊畏左正言姚勔右正言虞策並有奏劾
而鼎獨不言豈非附勢當言不言豈不廢職及後來見
事勢不安方入一章略云至於劉摯乃自為身謀昨來

賈易挾私言事鼎專附易聖朝察見易之姦邪鼎猶屢稱易為直臣上惑聖聽按鼎係通判資序朝廷優恩除知絳州猶不省過感恩自謂盡忠潔已文飾其過在法不容伏望朝廷特賜省察畏言鼎稱孤單得志自謂千載之一時愚魯無謀不悟獨齊而衆楚又言欲請對則長官見排擬會謀則同列稱異以臣及鄭雍姚勗虞策論宰臣劉摯不公等事幾月之間章疏繼上鼎獨不聞有一言及摯罷相宣麻之日鼎乃稱疾在告猶不自引

不言劉摯之罪止自謂言蘇轍不行乞出而已當日臣固知其與摯朋比但以其方言蘇轍若臣從而擊之是為轍解仇不無嫌避已而罷職守絳臣亦便當論列而臣實以大姦既去黨類雖衆務在安靜不欲更有排擊而又與鼎同列區區實有惜風義之意不即彈劾上負朝廷不謂鼎暗愚益甚殊不省咎乃於謝表猶肆邪說上則欺惑朝廷下則鼓扇黨類且有以臣為同列稱異之論鼎身為御史欲對即可對欲言即可言則同列

詎能稱異哉既未嘗欲與臣等同登而拒之又於劉摯
過惡不聞有一言而去乃曰天高日遠身無路而可通
不知御史而謂天高日遠則遠方小民何路自陳哉况
鼎備官言路阿附宰政既免斥逐而姦言巧說望望不
已非臣子之義

辛卯詔安鼎差知高郵軍

鼎知絳州在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壬辰唐州言伏見本州泌陽縣故江寧府司法叅軍吳
黃女年二十四歲而歸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吳

方二十五歲有遺腹子一人其兄欲奪而嫁之號泣弗許歸老於父母之家屏跡田桑以事兄嫂如此三十二年矣今居黃池陂每歲農隙躬率農夫數千人大治陂水灌田利及一方人皆服其教今欲乞朝廷特賜旌表詔賜絹一十匹米二十石

甲午環慶路經略使章崇奏準元祐七年三月五日樞密院劄子經略司奏差第二將折可適統領軍馬出界攻擾今據折可適申斬首五十餘級外其餘賊馬耕牧

人口已知覺遁走右勘會沿邊若果能審探得西賊對境委有屯聚及耕牧人口遣發兵將往彼攻擾致令驚潰即不計斬獲多少但使賊於二百里內不敢屯聚耕牧自為我利今來折可適所領人馬八十餘人入界攻擾若謂討其屯聚緣不曾逢賊大段鬪敵若為擾彼耕種又所領人馬數多竊慮此後為賊所測却於並邊陽以些小人馬孳畜為屯聚次第誘我出界彼却多方設伏併來拒戰必致落賊姦計挫損兵威仰本司更切嚴

緊戒約諸將常子細緝探賊界屯聚虛實帥司參驗的確委是有利可乘即相度遣行無致輕易自取困辱臣勘會用兵之要所貴機密晦而密則我之動靜彼不能測而彼之舉動坐作皆在吾目中乘機伺隙出其不意然後可以言勝昨者探報言韋州界聚兵三萬來人馬續差人探得韋州聚兵乃是虛聲其韋州界沿邊野寨各相去二三十里每寨實有八百餘人馬四百匹以護耕者又逐處蕃馬全然瘦弱堪任戰鬪者全少及捉到

西界蕃官首領詰問審知子細故遣折可適統八千餘人分道前去討擊野寨因之攻擾耕牧况蕃界逐寨所屯聚人馬不少相去至近須防救援若所遣人馬數少必遭襲逐掩擊故審彼之虛實聚衆之多少山川之險易皆已諳熟方敢遣師晝夜兼行一日一夕而至韋州監軍司居止之室不謂賊人探候烽燧先覺遂至遁逸我師既回果有追襲兵馬而所遣將豫於要害處暗設伏兵前後合之賊衆大敗生擒首領二人甲馬一十二

匹斬首一十級賊衆遠遁更無一人一馬敢追官軍其折可適等出界雖斬首止於七十級而生獲正副首領二人馬一百匹駱駝三十頭牛羊約三十餘頭口燒蕩了族帳千餘帳軍回僅二百餘里如行無人之境蕃衆無人敢近官軍皆知不可與我軍鬪然則傷害賊衆不為不多犬羊之衆稍知畏避矣今準劄子內指揮謂之擾耕所領人馬數多竊慮朝廷未知西界沿邊逐寨各添屯人馬若欲擾耕非前件人數亦不可出師今具開

陳所奉戒約見依應施行次貼黃邊事方興不敢不竭
誠報國即非僥倖恩賞自去冬遣師出塞粗能不辱國
威非有驚世之績而好事忌嫉之人已衆或以謂輕舉
深入殊非安全之策或以謂連結敵怨必遭重報竊緣
夏人無厭不威不懼不戮不懲朝廷包容含忍不為不
至一日舉大兵深寇河東直至兩郡城下殺戮不可勝
計則河東何嘗與寇結怨兩郡之民先遭屠割是則顧
備禦之計如何耳不在結怨不結怨也至於修築近裏

城壁盡是前輩名臣遺跡皆有深意者或却將沿邊檢
計城寨北方新築城壁工料多寡不同殊不知沿邊城
寨已曾經圍閉別無疎虞止於增修而已如此浮言紛
紛人人異論而朝廷在遠豈能察知詳悉積日之久安
得不疑舉動生疑邊臣誰敢立事必為自全之計伏望
朝廷考察帥臣能否速加澄汰果有不才不職或生事
欺罔之人早賜黜罷或以為猶可任也則乞措置邊事

專責帥臣庶幾責任歸一雖死無避

元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奏此

丁酉太常寺言納后六禮內五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
納成告期其日太皇太后服禮服御崇慶殿設五禮制
書內侍官先奉納采問名制書出內東門如常儀餘制
書安於崇慶殿門帷次內使副受制書捧出朝堂門外
安制書於車使乘車如禮至行第次日納吉納成告期
如儀其命使奉迎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本寺
叅詳將來納后日皇帝臨軒遣冊禮使訖次遣奉迎使
從之 御史中丞鄭雍言伏見右朝請郎王蘧除知秀

州左朝奉郎王雍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按遽見係初任
通判資序昨以病致仕已經三年因兩浙路轉運司奏
許再任不因績效超躡兩任堂除知州遽與江陰縣豪
民為親就其資材不顧名節今無名擢領浙西名郡使
一路觀之輕笑朝命又王雍雖係第三任通判資序歷
任治效殊未有聞朝廷置監司付之一路須才實為衆
所稱或經省府寺監及繁難差遣方奉使一路今自知
州資序人及歷任過繁難稍有治績者尚多未聞特有

遷擢獎激士類外議多云王蘧王雍二人並緣執政親戚臣竊思其人才可稱治狀可擢資序可入亦不當以親嫌遂廢今王蘧之趣操猥下王雍之治效無聞除授有因物論弗允又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雍蘧皆以常才躡等除授採之衆論咸曰不可按雍本出山東一狂生既無高才異行未嘗經朝廷任使一旦進擢使當一路按察之寄此不可一也蘧之為人尤為汚下常州江陰縣有孀婦家富於財不止巨萬蘧利高貲屈身為贅

壻貪污至此素為士論所薄前歲因病背瘡遂乞致仕
偶幸不死而二年之後復乞從官觀其修身行已固已
可知今乃由通判資序堂除知州此不可二也議者又
以為雍等因緣二府執政之親故不係人材皆得不次
除授審其如此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又殿中侍御
史楊畏言雍行治非有顯著使執政知其才猶當少加
試用今自常調除監司誠為太驟且京師職事官如寺
監丞上下差遣不少皆已經試擢有居官數年或官滿

罷去未有所授冀一轉運判官不可得豈其才皆不逮
雍哉此雍之除所以物論未允也遽嘗利大姓女資財
巨萬娶以為妻無異於贅未聞他長而使被此恩似亦
無故今曾經堂除人在京亦不少坐淹歲月率無差遣
豈其才皆不逮遽哉此遽之除所以物論未允也訪聞
雍係翰林學士梁燾表弟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妻之表
叔遽係右丞蘇轍壻王適之兄審其如此臣恐遠方寒
士聞之有以動其心矣詔以遽知無為軍雍知遂州

王雍

除利路運判在二月二十八日
雍改遂州政目在十四日

河東經略司言應干邊

防或軍政機密公事係帥臣一面推勘者監司更不點檢如察訪得實有冤濫具狀聞奏從之 左朝議大夫

直龍圖閣謝卿材為太僕卿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路轉運副使 是日輔臣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深以旱暵為憂

戊戌月食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言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既按十月之交詩曰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告凶之蝕同以為戒考維常之言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蝕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忠恕之行發而為政蓋無一不合天心者然則何為

謫見於日月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而
聖心不以為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
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伏之應宜在此時願陛下
用之際則審邪正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
使必歸於當斥遠陰邪深防蒙蔽之害以答天心臣等
不勝幸甚貼黃臣又按漢歷志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
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嘗食之既今固未及
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臣故恐天意之有

以深警陛下也

巖叟言必在此後今即附見此言或緣孫升韓川升等出乃發移附六月亦便

更詳之

己亥疏決在京并府界繫囚雜犯死罪已下第降一等

至杖釋之

王巖叟云聖意必在十六日施恩以月食之變也然不明諭政目於十四日書之

庚子廊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樞密院劄子勘會陝

西河東逐路沿邊見各有緊切控扼賊馬道路以自來

夏國講和未曾修建堡砦今絕彼貢奉可以乘時踏逐

地基修築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廊延環慶涇原秦

鳳河東路經略司差官帶領人馬親詣漢地生界內選擇形勢要害堪作守禦砦基去處約度城圍地步著望去處多少月日可以畢工子細畫圖開說聞奏臣契勘本路邊防形勢實有缺隙未備之處如欲必取周備則固可擇利而作然臣竊有淺議願試陳其說乃者朝廷以久厭戎事姑務息兵故於已復數城決議給賜而夏國抗請不已迄害講和今若令逐路各侵彼疆又有興作臣愚揆料竊有四憂一則諸路中必有永樂之禍何

者昨元豐四年五路並進直以靈興為圖方是之時夏人審知中國重兵竭力此舉所以望風畏遁千里一空故橫山之陰廢城舊砦之要害者皆為漢兵所城比賊之還則我守既固而賊無能為向使賊未至畏遁雖遁不遠則我尚能畢此城役乎後一年賊稍南還而沈括徐禧輕議進築即致敗覆此其驗也今朝廷又令諸路各行進築臣愚竊所未許或謂諸路並舉賊必分兵以應賊勢既分即無永樂之禍臣以謂不然計賊之力雖

不能必害諸路板築之役彼若置諸路而攻一路城未及堅池未及深守計未及辦具而力役垂困諸路各事役作尚能捨已而援隣乎則被攻路分理勢艱危斷可識矣此臣之憂一也二則他日愈無息兵之期何哉臣竊度朝廷今日之所以絕賊而不憚嚴兵者是豈得已而然乎豈真為永絕之計乎蓋欲懲僥倖絕覬覦為他日地也昨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朝廷捐之而不以為重者蓋有重於此者也所捐不為不多而彼猶要求

不厭旅拒稱兵今若又令諸路增進城壘不下十數異時彼此取舍何所措詞是堅賊之道也此臣之憂二也三則人力不足何者諸路正兵不多平日尚須以東兵增戍自元豐用武以來所增之數倍於土兵不惟素非力戰之士又皆分隸諸將兼均付諸城堡若以助戍守故每將被戰土兵大抵不滿二千警急則每以少兵為患今若更增城守之數則兵勢愈益分裂而戰守之計尤踈此臣之憂三也四則支費難勝何哉朝廷自展拓

熙河已來至於收復諸路州城堡砦所在增費可謂不
貲既竭關陝公私之力而朝廷飛運金帛係於道路然
而漕官告乏尚無已時雖棄捐四城未聞餘羨今又有
十城之舉則目今與永遠之費何可勝計臣恐內外窘
匱理有不支貽朝廷無窮之悔歲或饑饉狼狽可慮此
臣之憂四也臣竊謂廟朝謀議豈不及此恐朝廷姑為
此聲使賊知我不務速和以伐謀耳審如是願朝旨密
以誠臣臣當陽為大勢以示之雖無甚補庶無甚害如

朝廷真以乘時進築為邊防之利則非臣之所知也臣

未敢奉詔謹具論列以聞

純粹以七年三月十七日奏此從違當考

辛丑駙馬都尉郭獻卿為明州觀察使右大中大夫張

安上為都官郎中右朝奉郎開封府推官揚景謨為職

方貞外郎

八年六月十八日江東刑

禮部言五年五月十八日詔

與尚書侍郎三省侍從官同議皇地祇祀典

五月十八日但詔禮

部太常寺六月十二日乃詔尚書侍郎三省侍從官

準禮部尚書趙彥若牒檢會

元豐六年五月九日勅太常寺修定到郊祀之歲夏至

皇帝親詣北郊祭皇地祇於方澤儀并上公攝事儀詔
依所定看詳如遇郊祀之歲親祠於方澤及攝事並合
典禮之正自繫朝廷臨時指揮今太常寺止稱所有親
祠北郊之歲南郊園立於理亦合以上公攝事及改樂
舞乞一就修定儀注如此則更無可議伏乞更不聚議
又禮部郎中崔公度狀訴將建議南郊合祭天地非禮
竊見累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別行大禮乞用資政
殿學士陳薦奏依舊合祭天地并從祀百神所有今次

集議公度更不趨赴本部緣未奉朝旨致未敢集官詳
議公度嘗言謹案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
祭皇地祇於方澤漢武帝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
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又曰洎選休成天地竝況惟予
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又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
豐年四時榮皆合祭天地於南郊之詞周頌合祭禮之
情也周禮特祀禮之文也文必有情情必有文然則祭

天地或合或分特繫於時君而禮則一也今特祀難行

即當依舊合祭並依祖宗舊儀為萬世不刊之典

崔公度狀

據政和會要在趙彥若言更不聚議後與今實錄所載公度狀不同今兩存之五年七月趙彥若以禮書六年二月改內翰公度為禮中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改徐王府侍講在六年八月二日彥若公度牒狀必同時

禮部又言本部郎中葉祖洽議願朝廷復明堂五帝之

常祀太常少卿盛陶太常博士張璪宋景年言若祀昊

天上帝兼祀五帝如舊儀得禮之變與祖宗大享之禮

前後相成祀典無闕太常博士朱彥請季秋宗祀明堂

以配上帝取合諸經於義為允本部看詳若宗祀明堂
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以五方人帝五官從祀得禮之變
又言太常博士孫諤請祀太社太稷設宮架及於太社
壇上設祭歌樂仍除去小壇頗為允當本部緣未奉朝
旨致未敢集官詳議詔並令侍從官及尚書侍郎給舍
臺諫禮官集議以聞

七年九月八日彭汝礪顧臨等議
合祭八年三月八日議朱彥所請

兵部狀準都省白劄子臣僚上言諸路將兵器乞逐
路委提點刑獄官一員專一提舉每季從提舉官於本

州京朝官之間精選公強了事之人點檢使安置如法
暴磨以時應修者別修應別作措置以久遠保全者必
稟於朝廷及時應措置本部檢準敕兵部狀契勘河北
大名府澶定三州並河東太原府各有編排樁管二十
將軍器什物乞從本部每半年一次下隣路選差文武
朝臣以上官每處各一員詣逐一點檢奉聖旨依本部
勘當除河北三州并河東太原府二十將封樁軍器什
物已有上項朝旨外其諸路諸將下兵器欲乞依今來

申請事理施行從之 詔將作監編修到營造法式共二百五十一冊內淨條一百一十六冊許令頒降 知潁昌府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為太子少傅致仕從其請也

甲辰詔應保甲除指定窠名合差者令從經略安撫司運司一面抽差訖報提舉保甲司其非次合要差使並關提舉保甲司相度奏聽朝旨如事體緊急待報不及者仰應副訖保明申奏仍須量人材所宜稱事差撥務

要均當 詔義養子孫合出離所養之家而無姓可歸者聽從所養之姓若同居滿十年仍令州縣長官量給財產雖有姓而無家可歸者準此

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竊見丁憂服闋人前通直郎程頤除授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頗駭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論薦方除幕職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辭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召之即欣然受命蓋其志在躁進故辭卑居尊速

冀顯達方其起自布衣勸講帷幄簡拔進用可謂不次矣不能安命循理圖報厚恩而怙勢要權日走執政諫官御史之門以游說為事業肆其喜怒妄以進退人物為己任蓋其言偽而辨學非而博足以鼓動搢紳欺惑當世備位經筵輒敢以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諫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顯黜前謫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喪除服還其元任足矣一旦寵擢無名優進儒館之職將何以懲

戒妄人聳勸多士况更直祕閣先朝故事必宿儒舊德處之使頤冒居此衆論所以不平也伏望天聽察其狂妄無補聖世罷去職名以厭公議

丙午環慶路經略司準備差使馬琮等領兵出界攻討葉結貝旺野砮斬大小首領二人首級五十

此據章崇奏議增入

丁未知鄭州觀文殿學士安燾知潁昌府

戊申臣僚上言任子舊制天聖令以蔭出身應授職任者選滿或遇恩放選或因奏乞皆年二十五歲乃許注

官熙寧間峻立試格凡試中許年二十注官由是闈增
冗負臣願並復天聖故事詔令吏部立法申尚書省本
部今修立下條諸有出身人年二十以上無出身人年
二十五以上聽赴選非應免省者候試中注官年雖未
及而願先試者聽諸無出身人投家狀試卷乞試者闈
侍郎左選遇科場闈試院諸初受使臣依下項年甲聽
赴選及出官其該說不盡比附施行宗室宗室女夫后
妃美人才人等親屬大長公主長公主郡縣主親

屬親王夫人親屬前代帝王之後品官親屬勲臣之後

特旨與官酬獎與官文臣換授

若本有出身年二十以上

三省樞密

院書令史以上流外右年二十五以上武舉呈試武藝

諸軍班直散直戰功換官歿於王事親屬告捕盜賊歸

明落蕃得還蕃官溪峒徭人招出右年二十以上諸初

次出官該試者具所習藝業投家狀試卷乞試闈殿前

司及侍郎左選遇科場闈試院候試中注差選並從之

後都省批四月二日送吏部並依所申以上聽赴選非

應免試者候試中出官年雖未及而願先試者聽

實錄但存

第一項條貫四十字
餘並削去今詳著之

己酉太常丞集賢校理陳察權利州路轉運判官

八月十六

日改江東孔

武仲云云

庚戌禮部言據太常寺狀修撰到納皇后儀注命使納

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尚宮導皇后詣福寧

殿之大次以俟至日晡後皇后車入宣德門禮直官通

事舍人引侍中版奏請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御福寧殿宮人侍衛如常儀尚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座禮迎尚宮前引詣庭中之西東南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座尚食以饌進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尚食以酒進皇帝皇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卷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皇帝皇后俱興尚宮請皇帝御常服尚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朝見太皇

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詔依

政目云禮部
修到納皇后

注儀

辛亥知河中府資政殿學士蒲宗孟知永興軍

詔故

南陽郡君朱氏特贈美人

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觀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
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
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於今八年昧
爽而聽朝旦晝而聽學風雨不易寒暑不倦可謂勤於

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
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
一亦無自而入方今四海颺颺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
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羣生之
望讀劄子畢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
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
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言則史魚

不若蘧伯玉之君子仁宗之言仁人君子之言也人君
唯欲臣下切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
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
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 先是六年
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參宿度中犯廁星太史言主有暴
兵米貴晉分兵災壬子犯九孛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
宿度中太史言主邊兵動今年正月隨天運行入濁不
見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消伏

金ノ口ノ金ノ口

卷四百七十一

--	--	--	--	--	--	--	--